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4.02.011

丁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接受

刘红华^{1,2}, 申玉洁¹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湖南 长沙 410005)

摘要: 借助海外图书馆及数据库资源, 通过梳理丁玲作品政府机构译介和国际学者译介情况, 以及各译本在 Goodreads、Amazon、StoryGraph 等网站上的读者综合评价情况, 对英语世界丁玲作品的接受状况进行分析发现, 丁玲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效果差强人意, 存在不少进步空间。中国文学作品要真正走向世界, 在翻译层面, 应坚持“常译常新”。在传播层面, 应注重“平靓正”, 重视“粉丝翻译”的影响力, 通过与其他传播形式跨界合作努力为自身“引流”; 同时, 还要重视译作的本土化。在接受层面, 应思考如何实现接受效果从“Chinajoy”到“Globaljoy”, 让中国文学作品凭借自身的魅力, 赢得海外读者的衷心喜爱。

关键词: 丁玲小说; 英语世界; 翻译与接受; 政府机构译介; 国际学者译介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4)02-0083-09

Translation and Acceptance of Ding Ling's Novel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LIU Honghua^{1,2}, SHEN Yujie¹

(1.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2. Hun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 Changsha 41000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overseas libraries and database resourc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cceptance of Ding Ling's works among reader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through the translations by governmental agencies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s well as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readers of each translation on websites such as Goodreads, Amazon, StoryGraph. It is found that the acceptance effect of Ding's work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is average, and there exists a lot of room for progress. In order to promote Chinese literature to the world, the translation should insist on the view “always translating and always new”; the dissemination should focus on the “Ping, Liang and Zheng”, on viewing the influence of “fan translation” positively, on attracting clout for itself through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with different forms of dissemination; simultaneously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localization of translations. The acceptance should think about how to realize the reception effect from “Chinajoy” to “Globaljoy”, which is that Chinese literature win the heartfelt love of overseas readers by virtue of

收稿日期: 2023-11-02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湖南现代女性作家作品的英译与传播研究”(XSP19YBZ035);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湖南红色作家作品的英译与传播研究”(21C0415); 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党史教育融入英语翻译专业研究生课程教学探索与实践”(2021JGSZ092)

作者简介: 刘红华, 女, 湖南永州人, 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 博士,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后工作站在站博士后, 研究方向为社会翻译学、红色翻译家、域外党史、课程思政;
申玉洁, 女, 湖南郴州人, 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their own charm.

Keywords: Ding Ling's novels; English world; translation and reception; translation of government agencies; translation of international scholars

丁玲是中国现代革命文学与女性文学的重要代表,其小说以细腻的心理描写、粗放的笔触线条、恢宏的场面气势以及对现实的深刻反映令无数国内读者念兹在兹;同时,丁玲的创作与世界文学同行,其作品在国外的翻译和传播从未间断。自1932年 *One Night* 经乔治肯尼迪(George Kennedy)发刊于 *China Forum*,到2014年 *El diario de la señorita Sofía / En el hospital* (《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医院中》)打开西语世界的大门,丁玲作品先后被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当下,学界对丁玲及其作品在国外的译介和研究进行了深入梳理与探究^[1-2],但对具体英译作品的数量统计还欠准确,对作品的接受情况探究也甚少。在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现实语境下,丁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情况及接受度究竟如何?纵览译作的整条文学传播链,其能带给国内其他文学作品“走出去”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与教训?以上问题正是本文探讨的关键内容。笔者拟以丁玲小说的海外传播为研究重心,围绕其作品的海外翻译出版、接受与研究状况展开分析,对英语世界丁玲小说的翻译与传播过程进行总结与反思,以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提供历史借鉴。

一、丁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丁玲及其作品名贯中西。在国内,丁玲小说享誉颇高,丁玲被业界认为是中国近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据统计,丁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已出版34部作品,“其作品属于当时最受鼓励和欢迎的文学作品之一”^[3]。其小说《母亲》,1933年6月一经面世即为畅销书,第一版4000册一个月内即售罄,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0月和12月又各出一版2000册,创造了民国书业史上的一个销售奇迹^[4]。罗守让认为,“丁玲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最重要的革命作家之一”^[5]。通过借助国内主要的书评平台“豆瓣”和书籍购买网站“当当网”搜集有关丁玲小说的评价、销售量、接受度等信

息后发现,读者对丁玲小说的评价普遍较高。截至2023年8月30日,丁玲作品在豆瓣书评得分在6.8到8.5分之间(评分以10分为满分)。其中,《莎菲女士的日记》评分最高,为8.5分,书评人数高达4469人;《我在霞村的时候》7.6分,书评人数618人。其在当当网的销售量也十分可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单本销售量高达6801本,《莎菲女士的日记》单本销售量也有666本。在国外,丁玲有43部作品被译成英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拥有数个英译选集及单行本的少数几位作家之一^[6]。从刘堃整理的资料可知,丁玲作品的英语世界译介轨迹为:开始期为20世纪30年代;低潮停滞期为20世纪40—60年代(受中美关系影响);复苏期为20世纪60—70年代^[7],其由汉学家夏志清及美国波士顿大学梅尔·戈德曼教授(Merle Goldman)拉开序幕;正轨期为20世纪70—80年代,这一时期随着中美关系逐步正常化,西方对丁玲研究也渐渐步入正轨;发展繁荣期为20世纪80年代至今,此一时期,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中美关系日趋正常化,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时代大潮促使海外学者从各个不同视角对丁玲及其作品进行深入研究。丁玲的作品主要通过政府机构翻译和国际学者翻译两种方式进行翻译和传播,以下笔者将按照这两种方式分别阐述丁玲作品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

(一) 政府机构译介情况

季羨林曾言:“既然西方人不肯来拿我们的好东西,那我们只好送去了。”^[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我国便成立外文局了。从1951年创刊的《中国文学》到1981年出版“熊猫丛书”系列,再到1995年出版《大中华文库》等,在外文局的组织下,中国文学不断加快走向世界的步伐。其中,《中国文学》杂志1951年由外文出版社创立,其向国外介绍中国古今作家和艺术家2000多人次^[9];“熊猫丛书”系列走进了150多个国家与地区。丁玲作为外文局重点推介的作者之一,从《〈中国文学〉作品目录索引——1951—1986》可知,她有不少

小说经其对外翻译出版, 如 *Night*、*Du Wanxiang* 等 7 部作品。

相比之下, 丁玲经“熊猫丛书”对外翻译出版的作品并不多^{[9]46}, 只有 *Miss Sophie's Diary and Other Stories* 一书, 于 1985 年经译者詹纳 (W. J. F. Jenner) 翻译后出版。该书除了介绍小说 *Miss Sophie's Diary and Other Stories* 外, 还介绍了 *A Certain night*, *The Reunion* 等优秀短篇。*Miss Sophie's Diary and Other Stories* 的馆藏也高达 339 家。丁玲另一本由政府机构翻译但并未加入“熊猫丛书”的作品, 是 1953 年经人民出版社出版, 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共同翻译的 *The Sun Shines over the Sanggan River*, 其于 1984 年由外文出版社再版发行。目前流传最广的版本也是该版, 世界图书馆馆藏达 203 家。截至 2023 年 7 月 22 日, *Miss Sophie's Diary and Other Stories* 和 *The Sun Shines over the Sanggan River* 在全球著名读者网站 Goodreads 的综合评分分别为 3.69 和 3.7, 来自英语世界的读者评论数量分别为 10 和 3。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 两部作品在英语世界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 只是认可度并不高。译者詹纳曾表示: “当时, 汉学界以外, 很少有人认识丁玲, 与她有关系的研究也很少。”^[10] 此外, Goodreads 创办时间较晚, 于 2006 年才成立, 而两本丛书发行较早, 读者对其信息的了解自然也不全面。

传播“熊猫丛书”的文学场域主要由两部分构成: 一是各大图书馆与书店, 如美国国会图书馆; 二是对“熊猫丛书”进行文学价值再生产的机构或媒介, 如《纽约时报书评》等^{[9]72}。美国是“熊猫丛书”在世界传播的主要国家。据李清柳和刘国芝统计, 丁玲作为“熊猫丛书”系列排名最高的中国现代作家, 其在英文版“熊猫丛书”中的作品 *Miss Sophie's Diary and Other Stories* 在美国的中国作家作品传播排名位列第四^{[11]30}。由此可见, 美国文学传播机构对丁玲作品重视程度较高。在文学价值再生产的机构或媒介中, 例如麦娜 (Valerie Miner) 1984 年在女权主义运动的背景下, 对丁玲作品“惊讶不已”“激动万分”^{[9]98} 的评论, 显然也为其传播带来了一定的正面效果。概言之, 政府机构译介在一定程度上为丁玲在英语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 也为此后其作品的翻译与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 国际学者译介情况

除政府机构翻译方式, 丁玲小说的英译还通过国际学者翻译模式推进。丁玲作品的英译专著相对较少。据笔者统计, 先后共有 23 名国际学者翻译过丁玲的作品, 但其中仅有 2 部英译单行本, 即 1945 年印度普纳库塔伯出版社出版的由我国著名外交官龚普生翻译的 *When I was in Sha Chuan and Other Stories*, 以及 1989 年由白露与乔布什 (Gary J. Bjorge) 合译的 *I Myself Am Woman Selected Writings of Ding Ling*。其他大部分小说多见通过合辑或期刊等形式进行传播, 如作品 *One Night* 于 1932 年刊登在期刊 *China Forum*。

两本丁玲小说的英译单行本各有特点。龚普生翻译的 *When I was in Sha Chuan and Other Stories* 于 1979 年刊登于美国《迹象》, 但全球馆藏仅 24 家。白露与乔布什 (Gary J. Bjorge) 合译的 *I Myself Am Woman Selected Writings of Ding Ling* 是唯一一本由美国学者选编、翻译的丁玲作品集。这也是“迄今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丁玲作品选集, 全美有 492 家图书馆收录有该选本, 是美国图书馆丁玲作品英译本馆藏量最多的译本”^{[6]66}。二者在 Goodreads 上的评分也都比较高。*When I was in Sha Chuan and Other Stories* 的评分为 4.22, 来自英语世界的读者评论数量为 3; *I Myself Am Woman Selected Writings of Ding Ling* 的评分为 3.84, 评论数量为 7。除开网站创办时间及其他因素, 译者本身的身份、能力和素养非常重要, 译者越是贴近目标受众, 与受众国关系愈紧密, 其对原著的翻译与理解, 在语篇等层次上就越能契合读者, 助力原著的传播。

政府机构翻译和国际学者翻译两种方式在推动丁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过程中各有所长, 只是其受众大多囿于学术界, 普通读者所占比例不高。作为美国学界最重要的丁玲研究者之一, 梅仪慈曾明确指出: “大部分丁玲小说都没有英译本。”^[12] 结合两者的长处, 即利用好官方外宣的资源优势和国际学者的地域优势, 将会给丁玲及其小说的传播带来全新的动力。

二、读者网评视域下丁玲小说英语世界的接受实况

本节主要借助 Goodreads、Amazon、StoryGraph

等网站搜集有关丁玲小说的评论信息,着重考察英语世界读者对丁玲小说的评价以及态度,参考读者网站的综合评分,分析丁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接受实况。鉴于丁玲大部分小说的英译本在国外很少被提及,故以 *When I was in Sha Chuan and Other Stories*, *The Sun Shines over the Sanggan River*, *Miss Sophie's Diary and Other Stories*, *I Myself Am Woman Selected Writings of Ding Ling* 等四本在英语读者中有一定影响的英译本为例,以评分、评分人数、评论等作为指标对各书的接受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一) 综合评分情况

综合评分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Goodreads 网站丁玲小说英译本读者综合评分情况
(截至 2023 年 7 月 23 日)

译作名	译者	出版年份	评分人数	综合评分
<i>When I was in Sha Chuan and Other Stories</i>	Pu-sheng Kung	1945	9	4.22
<i>The Sun Shines over the Sanggan River</i>	Gladys Yang & Hsien-Yi, Yang	1984	23	3.74
<i>Miss Sophie's Diary and Other Stories</i>	W. J. F. Jenner	1985	124	3.69
<i>I Myself Am Woman Selected Writings of Ding Ling</i>	Tani Barlow & Gary Bjorge	1989	57	3.84

截至 2023 年 7 月 23 日,通过梳理整合 Goodreads 上关于丁玲 4 部小说的综合评分可知,在综合评分满分为 5 的条件下, *When I was in Sha Chuan and Other Stories* 的综合评分为 4.22; *The Sun Shines over the Sanggan River* 为 3.74; *Miss Sophie's Diary and Other Stories* 为 3.69; *I Myself Am Woman Selected Writings of Ding Ling* 为 3.84。四部作品中, *When I was in Sha Chuan and Other Stories* 的评分数最高,为 4.22; 剩下作品的评分虽均未破 4,但都在 3.5 分以上。从以上数据可知,丁玲小说的总体评分为中上水平,但作品的阅读量不高,或者说偏少。由是观之,丁玲小说虽在英美学术界受到了关注,却并未真正获得英美世界广大读者的“青睐”,其在英语世界普通读者群体中的认可度与接受度亟待提升。那么,英美世界读者对丁玲小说究竟抱以怎样的态度,通过对读者的情感态度、主观评论的分析,能否为提高丁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度提供有效的建议,这些问题是本文接下来要探讨的重点。

(二) 读者评论及情感倾向

截至 2023 年 7 月 23 日,丁玲四本小说在 Goodreads 的各项数据分别为: *When I was in Sha Chuan and Other Stories* 的评价数量为 9,评论数为 3; *The Sun Shines over the Sanggan River* 的评价数量为 23,评论数为 3; *Miss Sophie's Diary and Other Stories* 的评价数量为 124,评论数为 10; *I Myself Am Woman Selected Writings of Ding Ling* 的评价数量为 57,评论数为 7。另外两个网站的数据也不容乐观, *When I was in Sha Chuan and Other Stories* 一书在 StoryGraph 上只有一位读者的评分,无评论;在 Amazon 上则无任何数据。由上可知,丁玲小说在英语世界读者的评论数基本是个位数,最多的 *Miss Sophie's Diary and Other Stories* 的评论数也只有 10,普通读者给出评论的积极性不高,这也间接反映出,丁玲作品在英语世界传播不畅、读者数量有限。

为了更好地分析读者对丁玲小说的情感态度,探究丁玲小说在英美世界传播中可能遇到的阻碍,本节对上述 4 部作品评论中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汇进行了梳理与归纳。以 Goodreads 为主, *When I was in Sha Chuan and Other Stories* 的评论数为 3,剔除非英文数据等无关信息,搜集到了网名为 Tina、JC 两位网友的评价。其中 JC 给出了满分 5 分,并作出了“这无疑是一位迷人而真诚的作家,我希望今后能读到她更多的作品 (Certainly a fascinating and honest writer whom I would like to read more of in the future.)”的高评价^[13];在 *The Sun Shines over the Sanggan River* 的 3 条评论中,网友 Hadrian 给出了 2 分,表示:“Bland and ideologically rigid. Some interesting depictions of natural life, though (平淡无奇,思想僵化,不过对自然生活的描绘很有趣).”^[14]网友 Caroline 给出了 3 分,认为:“While Sanggan River is Ding Ling's largest work and one of her best known, the story is dry and the majority of the characters (SO! MANY!) are underdeveloped (虽然《太阳照在桑干河》是丁玲最长、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但故事内容枯燥,大多数人物(超多!)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塑造).”^[15]在此处,读者除了用“dry”来表示其对文章内容的看法,还刻意用了括号与大写强调自己的态度。 *Miss Sophie's Diary and Other*

未必真正从形式与内容上同时满足了英语世界“下里巴人”的需求。以丁玲两部作品的出版方外文社和“熊猫丛书”为例,由政府机构对外出版发行虽然能凭借国家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快速推动作家作品进入外宣市场,但“走出去”的图书大多存在“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现象,真正“走进”的作品并不多。据资料记载,通过政府机构翻译“走出去”的作品,在作品入选到最后出版的大部分环节中,政府机构都有很大的话语权^[20],这就导致作家的系列作品或者是不同时期风格不同的作品不一定都能得到外宣机会。例如, *Miss Sophie's Diary and Other Stories* 和 *The Sun Shines over the Sanggan River*, 前者是丁玲的早期作品,以细腻的心理刻画和大胆的爱情描写见长;后者则是丁玲成为一个革命作家之后转型的作品,气势恢宏。但二者的对外出版发行时间却正好把时间顺序颠倒了,加之后续也无更多丁玲相关作品的出版,这无疑给初识丁玲作品但想要进行后续追踪的英语世界读者带来了一定阻碍。另外,经政府机构选中的作品也不一定能满足“外向型图书”的要求。由于其对市场信息把握常常不够精准,使得这些作品难以打入目标读者市场。这些文本的翻译虽然遵循“信、达、雅”的原则,以实现良好的宣传效果为出发点,但从英语世界读者评论中屡次出现的“dated translation”(过时的翻译)的评价中可以得知:随着时代发展,译文也需与时俱进,否则其会增加读者的消极体验,阻碍外宣的进行。在最后的出版环节上,“熊猫丛书”系列的图书大多由国内出版社发行的,也有一些是与国外出版社或是代理商进行中外联合出版发行的,如《张洁小说选》和《王安忆小说选》,二者都是与旧金山中国书刊社(China Books & Periodicals)联合出版发行的^{[11]35}。经数据对比,那些联合发行的图书其传播范围更广,影响力也更大;而没有选择下沉与目标市场本土出版商合作的作品,其接受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21]35}。

(二) 阳春白雪——国际学者之译介

之所以称丁玲小说的国际学者译介为“阳春白雪”,是因为其由国际学者主导文本翻译,其面向的受众集中于学术界,译者着重强调译本的文学价值。梁启超早年就说过,在中国研究中国,在亚洲研究中国,在世界研究中国,这是研究中

国的三种境界^[22]。随着中国文学向外走得越来越远,国际上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汉学家与翻译家。他们不仅为世界了解中国在文学上打开了一扇窗户,而且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与接受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丁玲小说 *When I was in Sha Chuan and Other Stories* 的英译者龚普生是我国著名外交家,其有着良好的教育经历:从小在基督学校学习,后又赴美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留美期间还在一百多所大学和许多团体进行过演讲^{[23]47}。丰富的语言与文化学习经历,为其扎实的翻译奠定了基础。在美期间,她还认识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女作家赛珍珠等知名人士。她的译作最后选择印度 Kutub 出版社作为出版方。这样,从名人效应的助力到英语世界的出版社发行作品,种种因素助力她的译作顺利进入英语读者市场,并收获了 Goodreads 上的高分评价。

I Myself Am Woman Selected Writings of Ding Ling 的两位译者——汉学家白露(Tani Barlow)与布乔治(Gary J. Bjorge),早前就深入研究过丁玲,这也让他们对作品的理解较普通译者更为深刻,翻译误差自然也更小;两位作为目标语的“土著”,其地道的语言也减少了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同时,作品的出版商为世界著名出版公司——Boston: Beacon Press(美国波士顿灯塔出版社)。以上种种,无一不为两人的译作成为迄今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丁玲作品选集增加了砝码。就译者白露而言,其作为女性主义研究的权威,丁玲对其而言最重要的身份不是作家,而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她也因此更加关注“性别政治”在丁玲文学中的体现^[24]。白露译作除了能吸引本身就喜欢文学作品的读者外,还能吸引关注白露以及以白露为代表的对女性主义感兴趣的那些读者。除此之外,如前所述,丁玲的作品多见于期刊,或者是经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那样的高校出版社发行,这就容易造成作品的实际传播局限于学术圈内。加之高校出版社不会对自己的译作作特别的商业化宣传,其面向的读者群体也自然偏狭。从这个意义上看,丁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仍具有较大潜力。

(三) 丁玲小说英译与接受之启示

从丁玲小说“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的英

译之旅, 我们不难看出其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路径的大体情形, 并可从中获得以下几点启示:

其一, 文学作品翻译应坚持“常译常新”。不可否认, 文学作品在早期“走出去”时, 无论政府机构译介还是国际学者译介, 经译者及多方打磨, 其翻译质量都能称得上上乘。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价值观的转变, 尽管有些译者是翻译界的大家, 但译作本身却常常留给读者翻译过时的糟糕感觉。因此, 对于历久弥新的译作, 我们需知其优势, 取其精华, 为我所用; 对于需要“返厂”的作品, 在“常译常新”的过程中, 除了要做到贴合原文, 抛去旧版译作的错误之处, 还要更新翻译语言, 融入新的时代因素, 以便其更好地“走进去”。对从事“常译常新”的译者来说, 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在翻译毛泽东诗词过程中那种上下求索的精神很值得借鉴^[25]。许老就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先后出过 1972 年、1993 年以及 2020 年三个版本。许老对毛泽东诗词的反复翻译, 并非因为以前的译作过时了或是存在重大失误, 而是随着自身经验的积累, 他力求使自己的译作越来越完美, 在他身上体现的是一种翻译家的精神。

其二, 文学作品传播应注重“平靓正”。“平靓正”在此处的含义不单单是粤语意义上的物超所值, 其还特指文学作品在传播过程中需要达到的质量要求。“平”, 是指传播途径除了政府机构与国际学者外, 还要重视“粉丝翻译”; “靓”, 是指传播形式要更加多姿多彩, 要通过与其他形式跨界结合为文学作品“引流”; “正”, 是指译者和出版商要尽可能多地采用母语译者和本土的出版商, 以保证翻译语言的地道, 减少文化差异, 拉近与目标受众读者之间的距离。所谓“平”, 就是重视“粉丝翻译”。“粉丝翻译”是由某类特定文本的爱好者自发进行的一种非营利的翻译活动^{[26][112]}, 即译者纯粹是出于对原作的喜爱以及对作品进行分享的渴望而翻译和传播原作品的。相较于政府机构和国际学者, 粉丝群体不受制于赞助人, 其翻译文学作品的出发点是将普通大众在接受作为主要考虑因素^{[26][115]}。随着时代发展, 数字化阅读逐渐成为大众阅读的主流方式, 粉丝群体也更多地活跃在网络世界, 粉丝翻译的成果也会随着网络的高效传播走入普罗大众。这种情

况下, 阅读原译著的读者会增加, 作品在目标受众的传播度也会更高更广。“靓”, 就是要通过其他传播形式来为文学译著“引流”, 通过增加译作的曝光率来提高其知名度, 为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增加砝码。比如, 1949 年, 丁玲在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晚宴上, 被一位印度女代表激动地告知, “很多印度人都看过她的‘戏和文章’”^{[23][44]}。此处的‘戏’指的是其作品《重逢》, 1937 年写成, 1938 年便在印度用英文上演了^{[23][44]}。因此, 后来龚普生经印度普纳库塔伯出版社发行丁玲译作也不足为奇了。由此可知, 译作经由恰当的其他传播形式为其引流, 能增加其在大众视野的曝光度, 获得更好的宣传效果。“正”, 即为本土化、地道。中国现当代文学尚未在海外形成大气候, 因此, 翻译要做到接地气, 以目标市场为导向, 译者自然也要注意兼顾对原作的忠实与对目的语读者阅读习惯的关照^[27]。另外, 由前文也可知晓, 经美国母语译者翻译以及由当地出版社发行的作品, 或者是中外联合发行的作品, 其无论是图书的销售量还是世界馆藏量, 都比仅由中国出版社发行的译作要高。所以, 让中国文学更好更快地“走出去”, 就必须积极利用“平靓正”带来的正面效果。

其三, 文学作品接受应思考其效果如何从“Chinajoy”到“Globaljoy”。此处的“Chinajoy”非“ChinaJoy”, 并非指我们熟知的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而是指中国文学作品的水平质量能让人们阅读时享受到乐趣, 并且从中获得力量。从“Chinajoy”进化到“Globaljoy”, 指的就是中国文学凭借自己的文字力量走向全世界, 让世界范围内的读者能够透过文本内容, 穿越时间与国家的界限, 体会到来自中国文学的温度与美。对文学传播来说, 传播者、信息、媒介、接受者和效果这个紧密相关的链条, 每一个环节都含糊不得; 在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中, 只有将这五个环节综合考察, 才能实现中国文学的最终价值^[28]。首先, 就传播者和信息而言, 二者分别对应作者及其作品。打铁还需自身硬, 无论译者再优秀, 翻译质量再高, 其他传播因素准备得多么充分, 如若作品本身的水准存在问题, 那一切皆为空谈, 更遑论有 Globaljoy。例如著名作者麦家, 作为首位被英国“企鹅经典文库”收录作品的中国当代

作家,其作品的英译之旅并没有那么风风火火,纯粹是因为其偶然被一名教中文的外国教师发现后英译到海外^[29]。由于作品自身的优秀品质吸引了出版社,所以其一经发行,便畅销市场,也自然而然地吸引了外国出版商发行其更多作品。因此,提高作品自身魅力和艺术水准,打牢坚实基础才是基本要义。同时,对于作者自身而言,也不能因为信奉“酒香不怕巷子深”而不对作品进行任何宣传。作者积极主动地与读者、出版商等进行沟通,举行作品发布会、读者见面会,进行适当的商业化宣传,有时确实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媒介方面,进入信息化时代后,人们更多地会利用如 Facebook, Instagram, Amazon 等社交平台晒出自己的读书心得、感悟,或是将书中特别有意义的句子或是片段进行单独分享来对图书进行推荐。大众也会主动或是被动地浏览此类信息。因此,无论是作家、译者,还是出版商,都可以在社交平台开通账号,推荐作品,与读者进行沟通,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对作品进行宣传、推介。就接受者和效果而言,其指的是以目标受众为主,以市场为导向。在这个环节,我们可借鉴其他已成功“走出去”的中国文学作品的经验,或者是国外文学作品进入非母语市场时的经验。例如,法国阿歇特出版集团选择收购英美多家资源丰富有潜力的中小出版社,聘请有出版经验的海外编辑参与策划等过程,加强版权销售渠道的开拓的经验^[30],就很值得借鉴。概言之,我们只有深入英美市场,有效利用本土化带来的优势,认真做好市场选择,脚踏实地做好书,才能使中国现当代文学真正地“走出去”。

通过丁玲小说的英译之旅可知,丁玲小说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域外传播基础,其主要表现在:其一,被英译作品的数量多,但多见于学刊或译集中,单本译作较少。其二,读者群体单一,读者多为对中国感兴趣的学者和高校学生以及汉学家,其还未真正走进普通读者的内心,成为海外作品中真正意义上的“下里巴人”。其三,译作的质量影响其传播效果。实践证明,译作质量无论是“历久弥新”,还是“过时”,都会影响读者的观感,影响作品的接受度。其四,接受效果差强人意,仍存进步空间。虽然部分作品在相关网站

的评分较高,但总体来说,丁玲小说融入世界文学之林的步伐仍显沉重。见微知著,要将作为中国文化重要载体的中国文学推向世界,就必须紧跟时代的脚步,把握好文学传播链上的每个环节,打造出“平靓正”意义上的译作,逐步实现中国文学作品译作的接受效果由“Chinajoy”转变为“Globaljoy”。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 [1] 任远.梅仪慈和她的专著《丁玲小说》[J].中国比较文学,1986(1):226-229.
- [2] 黄华.论汤尼·白露的丁玲研究[J].名作欣赏,2023(15):12-14.
- [3] 邓集田.中国现代文学的出版平台:晚清民国时期文学出版情况统计与分析(1902—1949)[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
- [4] 陈思广,孙婷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与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以《良友文学丛书》中的长篇小说为中心[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1(2):106.
- [5] 罗守让.丁玲在新文学史上的意义和地位[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0(1):116.
- [6] 王晓伟.丁玲小说英译的副文本研究:以白露的丁玲英译选本为例[J].南方文坛,2016(5).
- [7] 刘堃.湘籍作家丁玲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22,43(2):121.
- [8] 季美林.东学西渐与“东化”[N].光明日报,2004-12-23(9).
- [9] 耿强.文学译介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熊猫丛书”英译中国文学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
- [10] 熊晓虹.英美学术界对丁玲及其作品的译介和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3.
- [11] 李清柳,刘国芝.英文版“熊猫丛书”在美国的传播[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7(4).
- [12] 彭江虹.丁玲研究在美国[D].湘潭:湘潭大学,2017.
- [13] JC. ON *When I Was in Xia Village*[EB/OL]. [2023-07-12].<http://www.goodreads.com/book/show/58297802-when-i-was-in-xia-village>.
- [14] HADRIAN. ON *The Sun Shines over the Sanggan River*[EB/OL]. [2023-07-12]. 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1350774.The_sun_shines_over_the_Sanggan_River.
- [15] CAROLINE. ON *The Sun Shines over the Sanggan River*[EB/OL]. [2023-07-12]. 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1350774.The_sun_shines_over_the_Sanggan_River.

- [16] JENNY. ON *I Myself Am A Woman*[EB/OL]. [2023-07-12]. 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400998.I_Myself_Am_a_Woman.
- [17] LINDA. ON *I Myself Am A Woman*[EB/OL]. [2023-07-12]. 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400998.I_Myself_Am_a_Woman.
- [18] IRIS. ON *I Myself Am A Woman*[EB/OL]. [2023-07-12]. 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400998.I_Myself_Am_a_Woman.
- [19] 张汨, 王志伟. 金庸《射雕英雄传》在英语世界的接受与评价: 基于 Goodreads 网站读者评论的考察[J]. 东方翻译, 2020(5): 23.
- [20] 邵璐, 李伟. 刘震云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接受[J]. 南方文坛, 2020(6): 103.
- [21] 李清柳, 刘国芝. 外文社版英译中国现当代小说在美国的传播[J]. 中国翻译, 2016, 37(6): 37.
- [22] 张西平. 海外汉学研究有很多基础性工作要做[N]. 中华读书报, 2011-11-02(9).
- [23] 熊鹰. 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隐蔽力量”: 以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及其翻译为例[J]. 文学评论, 2015(5).
- [24] 陈晶晶. 丁玲及其作品在海外的研究和译介[D]. 南京: 南京大学, 2020.
- [25] 张汨, 谢亚鑫. 许渊冲英译毛泽东诗词的历时修订研究: 发现与启示[J]. 外国语文, 2023, 39(2): 148.
- [26] 郭天骥. “粉丝翻译”与中国文学的海外大众传播与接受: 以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Podcast* 为例[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46(2).
- [27] 刘红华. 沙博理的中国文学外译观探究[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23(5): 122.
- [28] 马琳. “交流的无奈”: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传播困境与突围[J]. 社会科学辑刊, 2007(5): 225.
- [29] 徐志啸.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梳理与思考: 以日本和欧美为例[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58(5): 37.
- [30] 73家出版机构调查采访: “中国图书走出去”有四大痛点[EB/OL]. [2023-08-18].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5558360102690148&wfr=spider&for=pc>.

责任编辑: 黄声波



(上接第36页)

- [6] 马丁·海德格尔. 林中路[M]. 孙周兴,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69.
- [7] ADORNO T W. *Aesthetic Theory*[M]. HULLOT-KENTOR R, Translated. New York: Continuum, 2002.
- [8] HORKHEIMER M, ADORNO T W.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M]. JEPHCOTT E, Translated.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107.
- [9] PIPPIN R B. *Philosophy by Other Means: The Arts in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y in the Arts*[M].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1:156.
- [10] BLOCH E. *The Spirit of Utopia*[M]. NASSAR A A, Translated.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7.
- [11] HULATT O. *Textualism and Performance: Adorno's Theory of Truth*[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56.
- [12] JARVIS S. *Adorno: A Critical Introduction*[M]. New York: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8:98.
- [13] 朱立元. 阐释学视域下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再审视[J]. 学术月刊, 2022, 54(2): 140-157.
- [14] 阿瑟·丹托. 艺术的终结[M]. 欧阳英,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77.
- [15] 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 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 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M]. 钦文,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15.
- [16] 理查德·沃林. 文化批评的观念: 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M]. 张国清,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120.
- [17] PENSKY M. *Natural History and Aesthetic Truth in Aesthetic Theory*[J]. *New German Critique*, 2021, 48(2): 23-41.
- [18] BOWIE A. *Revealing the Truth of Art*[J]. *Radical Philosophy*, 1991, 58:20-24.

责任编辑: 陈璐